

海湾里的诗情画意

徐仁海



涂海艺术村的海景 (云起摄)

海水总是以读秒的速度变化着生动着，如何将海入景入框入画，得全靠观海人此一时彼一时的心境、情绪、感悟、灵性。

此时，走进我手机镜头的是一群迎风展翅的灰色海鸟，而与我同框的是我背后躺在碧绿海水之上随波随浪晃荡，被锚牵住的一只小木船。小船是在休憩么？小船是在等待么？小船是在守望么？或者，正在独自唱晚？又或者，正激情澎湃地召唤它此时正在不远处的楼房里对酒当歌的主人，一起并肩，逐浪而去，追赶那一群渐渐融入海天一色的海鸟？

我傻傻愣愣地窃然一笑，居然就装作哲人般地将目光向海凝视。

生活若是可比作一片海，人生不就是海里的一叶小木船么？既然闯海，解开船缆那一刻，就不要想着回头是岸。与鱼有约，浪奔浪涌里，希望总是在前。

该去的去，该来的来。远处，西沉的夕阳将退潮的海渐渐拉远；明天涨潮时候，东升的朝阳又会将大海往望海者的怀里推送，周而复始。

离开涂海艺术村时，依依回眸的瞬间，顿生禅悟：生活如海，总会有潮涨潮落。这片如诗如画的海滩里的小渔村今日的精彩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潮涨潮落中生生不息向海而生的升华啊。

【作家简介】徐仁海，防城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。

设计边施工边完善。经历大半年时间，一个叫涂海艺术村的民宿便开张大吉。

这天，踏着冬日暖暖的夕阳光照，我随广西多民族作家采风团走进涂海艺术村。

趁着我们办理入住手续，涂海艺术村的股东之一，防城港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黄忠秋在一旁介绍：“广西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黄华兆，油画大师、行内泰斗黄菁，广西美协副主席、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韦俊平，防城港市文联原副主席、知名画家张大进等的画作，这里都有，而且主题内容几乎都与这片海湾相关。”

开张一年半时间，约200多名广西区外外的艺术家驻村写生、创作。防城港市的艺术家、绘画爱好者、学画的中小学生们也纷纷赶来，在这里开展研学写生和创作。还有很多作家、诗人都在这里留下与大海相亲相爱的欢乐足迹。

房间临海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间的窗户和后门，一步之遥便是海，甚至带着海腥味的浪花细沫都会溅到脸上。猛然间便想，假若关了门闭上窗，躺在床上醉酒样眯合眼脸，听着如琴弦轻轻发出声响似的轻波细浪声从远而近又由近而远，一个大白天里做的与海相关的梦，就会在蔚蓝色的簇拥下极诗意

地逐浪而飘。又或者，清茶一杯，慢慢地品着，不经意地看近海望远海，将不着边际的思绪交付或盘旋或展翼于海面的海鸟和白鹭，自由稍带些许散漫地在海空之间作一次亲海之旅。

在这里，谁的心，都可如出墙的红杏，跃跃欲试中，脚步就迈进客房，像一个自由散漫的旅者，随意踏着海水浸泡过千年万年的石块铺就的步道，用读史诗般目光轻轻抚摸步道旁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砖房墙，像翻开一页页泛黄的古籍，一行一行地阅读历经几十载风吹雨打的石砖，追寻那个时代靠海吃海的生活痕迹，和那一群逐梦而来的采珠人将激情在此点燃的岁月履痕，借此寄托对那个年代的致敬和深思。

岁月撒蹄，依稀难寻。依然是靠海吃海，双墩村向海而生而富而兴，这是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必然。因为现代艺术元素的注入，为乡村的蝶变赋能，因为乡村蝶变的辐射带动效应，必然又会绽放出别样精彩。渔村里，吃旅游饭的村民越来越多，水陆两栖，也耕海，陆上也有经营民宿、渔家乐。

漫步涂海艺术村，在古朴与清新中痴痴迷迷的行走间，于不经意间，夕阳已静静地渐渐往海里沉

落，平展展的海面，竟没有一抹杂色地粉红了，几只海鸥油画似的飞掠于海面之上，生动得让人惊叹。

这里有古树，但没有昏鸦，唯恋旧林的各种候鸟，在纷纷归巢中用曼妙的轻鸣细语与浸染金色夕照的海风唱和。

独自一人休闲地伫立于浪花簇拥的礁丛上，痴痴地望着海，望着一枚蛋黄似的夕阳，浮于远海，不想心事，将这身心，交给大海，随波逐流。



▲充满艺术气息的涂海艺术村。(云起摄)

这个小渔村，是防城港市珍珠湾畔白龙村一个叫双墩的自然村。村子着实不大，但村子面临的这湾蔚蓝色海湾，却以生机盎然的名义宽阔着。这片海曾经是多个珍珠养殖基地的落脚点，20世纪70、80年代乃至90年代，这里是一湾被千万颗亮晶晶的珍珠闪亮闪亮的海域。

曾经，因为开办珍珠养殖场，将现代文明的灿烂阳光洒满了这个古老的小渔村。

情牵梦系的三月，激情燃烧的季节。几百号插核（即将珠核移植至养殖珍珠母贝中）工人就会应季而至。这些工人中，除了本村的，还有来自合浦的、海南的，还有来自县城的、省城的科研技术人员，都怀揣亮闪闪的“珠梦”汇聚于此，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，在这偏于一隅的小渔村里穿透隔阂，在这里融会贯通，与珍珠共生共荣。奈何世间诸事，有兴盛便有衰落，新世纪之初，珍珠养殖渐渐淡出，辉煌褪去之后，渔村原居民依依不舍地送走外地育珠人之后，又转而专事捕捞……不久，聪明灵变的村民利用在珍珠养殖场学到的养殖技术，触类旁通地搞起对虾、大蟳和各种鱼类养殖。由于新兴海水养殖业的迅猛发展，村民们的目光精准地盯住这片风水起的海，无暇顾及海岸一隅这方曾经沸腾的场所了。没落，让海湾岸畔这几十间插核屋、选珠房、工人宿舍，像个破产的财主，低首垂胸，默默听海看海。就这样晃眼间沉寂了20年。

2020年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一天，防城港市一群探野趣的画家，以采风的名义，闯进这块几乎保留原始生态面貌的世外桃源。

扑棱棱飞去又飞回的鸟儿在头顶盘旋。在苍绿的老树古藤之下，荒草萋萋之中，几十间石砖平房像再也无力前行的流浪者，一屁股坐落其间，任凭风吹雨打，浪花喷淋。惊奇、震撼过后，这一群闯入者便生出灵感来：这是一块值得用艺术开垦的处女地。

现代文明再一次进入这里。人头高的荒草被清除，乱石一块块归堆，破墙被修复，小路被彻底整修。近四十间破落的旧房子，由这群艺术家依据各自的艺术风格创意，逐一进行室内装修、妆饰。整个遗存的珍珠插核工场片区，都是由各具立面设计、平面设计、雕塑工艺等特长的画家们自己设计，边



故乡竹林

周敏(壮族)

我负笈离乡一晃已三十多年了，但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景一物仍深深地烙在我心里。一天，翻开书柜里已经泛黄的相册，那张记录故乡老屋后竹林的老照片跃入眼帘，看着那片密密层层的翠竹，我忆起在竹林里度过的青涩时光。

故乡依山傍水，涓涓的龙须河水带般蜿蜒于群山之中，潺潺地流过村前，给寂静的山村带来生机与欢乐。河两岸长满了一丛丛翠竹，每丛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之多，浓密的竹林及两岸的青山，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，把龙须河装点得分外妖娆，引来了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。它们白天在草丛或者河水中觅食，晚上栖息在翠竹丛上，竹林成了它们的家园。

竹生空野外，稍云耸百寻。故乡的竹子不仅长在河边，山上山下、村头村尾、房前屋后，到处都见到它们婀娜的身影。竹林就像一道绿色的屏障，把村子包围起来，像护着襁褓中的婴儿，不受狂风吹打。每当刮风下雨，茂密的竹林在风雨中摇曳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，偶尔有几只机灵的竹鼠蹿出来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从这从竹子蹿到另一丛竹子，给清静的竹林带来一丝灵动的韵味。

我家屋后有一条水渠，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，从离村两公里外的龙须河水坝抽水灌溉村里的农田，但扬程高负荷大，水轮泵经常损坏。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后，县水利部门买来大口径水管，利用水压落差直接从水坝把水引到屯里给农户使用，水渠至此被废弃了。离水渠不远的山脚下有一片竹林，那是我父亲“文革”期间被迫离开单位回家种种的。原来仅有几丛，后来如星火燎原，生长的范围逐年扩大，竹林顺着山脚往下蔓延，一直长到屋后的水渠边。

每年春雨过后，肥大的春笋破土而出，嘴尖腰圆很是可爱。这时父亲会拔几根回来，剥去它身上一层层皮衣，把鲜嫩的笋肉切成薄片，放到锅里煮一阵子，滤掉那些又苦又涩的水，再用清水浸泡两三个小时，然后捞起来与切好的五花肉一起翻炒。不多时，一碟香喷喷的鲜笋炒肉片端到饭桌上，那诱人的香味飘满整个院落，令人垂涎欲滴。春天里，这样的美味佳肴在我家时常可以吃到，因此，每年我都盼望春天早点到来。

屋后那片竹林，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块宝地，里面不但有取之不尽的竹笋，还有可以入药的竹芯。有一次，我因贪嘴吃了很多龙眼，结果上火了，耳、鼻、嘴都齐刷刷地长满了水泡，脸部的皮肤像被针尖扎刺似的灼热难受，到水龙头下冲冷水，用湿毛巾冷敷也不起作用。父亲见状后，到屋后摘几条竹芯泡茶给我喝，没想到过两天就好了。

机灵的竹鼠喜欢生活在竹林当中，是竹林的常客。我家屋后的那片竹林，经常有三五只竹鼠来啃食竹根、嬉戏。捕捉小动物，是我们童年的乐趣。我和表哥把铁夹摆在竹子下，然后铺上一层竹叶，再放一些稻谷、玉米之类的诱饵，偶尔也能捕到一两只竹鼠回家解馋。

竹林更是我和村里小伙伴们玩游戏、捉迷藏的好去处。小时候放学回家吃完饭后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竹林里捉迷藏，伙人扮“解放军”，伙人扮“敌人”。茂密的竹林随处都可以隐藏藏身，“敌人”很难找到“解放军”。“站住，不许动！”“解放军”从竹林暗处冲出来，把“敌人”活捉了……

后来，我把这段竹林里活捉“敌人”的故事写成一篇文章，语文老师批阅后写了个“优”字，还拿

到课堂上讲评，给了很高的评价。我心里乐滋滋的，放学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这件好事告诉父亲，父亲听后先是竖起拇指表扬了我一番，而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做人要像竹子那样，虚心和刚正不阿！”

上中学后，由于爱好文学，放学回家或者在寒暑假里，我常常一个人躲到屋后的竹林里，阅读《红楼梦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文学名著，贪婪地汲取文学的营养。盛夏，竹林里不时有几只蝉在喻喻高唱，或传来几声叽叽喳喳的鸟鸣，显得竹林更清幽了。我静静地坐在竹林下遨游书海，阳光透过斑驳的竹叶，照在密密的竹林里，微风吹来沙沙细响，那声音分不清是来自书页还是竹叶。屋后的那片竹林，伴我度过快乐的阅读时光，为我的文学梦插上了理想的翅膀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父亲恢复了名誉和教师职务。他回到学校工作后，便把郑板桥赞颂竹子气节的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南西北风”的诗句抄在墙壁上。人如竹，竹如人。此时，我才领悟到父亲酷爱竹子的初衷。

后来我因读书、工作离开家乡，从此我与故乡的竹林渐行渐远，以后竹子的身影只能在公园，或者工作的地方才能看到。如今我已年过半百，对故乡的那片竹林愈加思念，这些年来，虽然身居闹市，但思绪却总是不经意间飞向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故土，还有屋后那片郁郁葱葱的竹林。

【作家简介】周敏，广西田东人，百色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民族报签约作家，供职于田东县妇幼保健院。作品散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三月三》等。